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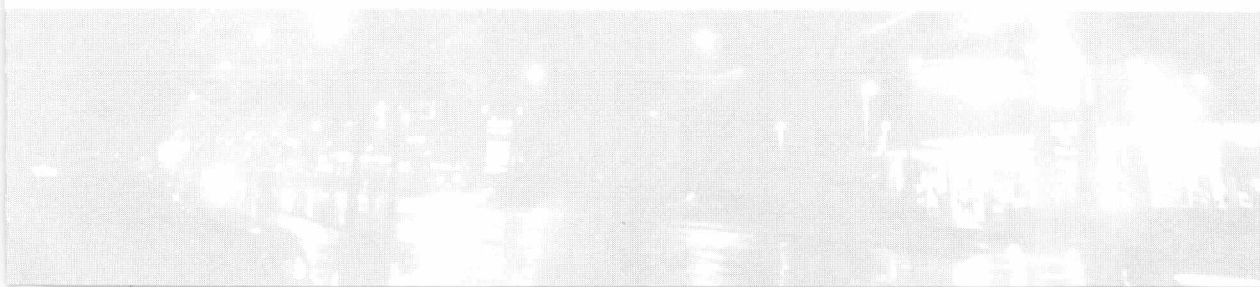
暖冬



暖冬

徐牲民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暖冬/徐姓民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0

ISBN 978-7-208-09519-9

I. ①暖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3357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 季宵瑶
封面装帧 陈楠

暖 冬

徐姓民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2.75 插页 4 字数 261,000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9519-9/I·823

定价 30.00 元

浮躁时代的注脚

这是一个磁场错乱的时代，地震、海啸、泥石流、火山爆发、菲律宾人质事件、三鹿奶粉事件、特大矿难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惨遭破坏的结果。

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类，很难逃脱被控制的命运。

由著名影视评论家、资深媒体人徐牲民撰写的长篇小说《暖冬》关注的就是一群生活在公元2012年到来之前城市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：

王小军，是一位普通的刑警，他与女朋友的感情正在受到房子车子的考验……

大学生成涛毕业了，却在为工作发愁……

辍学少年杜全则挣扎在饥饿线上，不知道下一顿晚餐在哪里……

成涛的爸爸成晓东感情出轨，正面临着家庭解体的危机……

故事从一部被盗的手机开始，巧妙地让这些原本不相干的人物聚集到冬天的那四个日子里，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。

这就是《暖冬》的众生相。

这就是作者的出手不凡。

当下的中国城市，正处在疯狂扩张的进程中，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城市，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就被蜂拥而至的进城潮挤得失了秩序，于是，“房奴”、“大学生就业”、“农民工子女上学”等社会热点问题前赴后继地纷纷登场，每一个人都不甘示弱，每一个人都不示弱，每一个人都把生活降格到生存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暖冬》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一个注脚，它以极其生动细腻的笔触，写尽了这个城市的欲望和彷徨：人们习惯了插队，习惯了乱穿马路，习惯了没有四季

的日子。

好在,2012年还没有到来,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拯救我们的心灵,然后拯救这个世界,这正是我们出版《暖冬》的意义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目录

浮躁时代的注脚.....	1
2006 年 12 月 22 日	1
2006 年 12 月 23 日	49
2006 年 12 月 24 日	109
2006 年 12 月 25 日	165

2006 年 12 月 22 日

星期五,冬至

一、王 小 军

城市出了事,不是市委书记的被“双规”,而是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子。

本来,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浩瀚芜杂的城市之河,哪里不会激进出点血色的浪花呢?不过,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,它让这个城市小小地惊呼了一声。

这一天是冬至,当晚王小军值班。上午,他回到市区的家里,阿爷阿娘的相片已经从墙上摘下来,端放在吃饭的方桌子上。人走了一年多,印象就模糊了;能清晰记住的,倒只是照片上的模样。每次看他们的时候,他们也都在看着自己。阿爷表情有点板,阿娘笑得有点拘谨,眼睛里却有无比稔熟和亲切。相片前放着煮熟的整鸡、条肉、全鱼,还有两盘水果。到了正午 12 点钟的时候,点上香烛,又盛上热饭,摆上杯筷,四副,除了阿爷阿娘,还有两个陪同人员,老话叫“公差”的,不好怠慢。

轮到王小军的时候,他马马虎虎磕了几个头。本来他应该有着很多的愿望,可还没组织好内心的独白,三个头就磕完了。

阳台上的搪瓷脸盆里,写了名字的红袋子里的银色元宝状的锡箔,被点着了。之前,先在盆外烧了些散的锡箔给公差,不然摆不平的。锡箔和冥币的“美元”,慢慢在火苗里变成卷曲轻柔的黑烬。看着一缕轻烟飘入天空,王小军没有想着阿爷阿娘会不会很快收到他们的汇款,而是知道祭祖的仪式已经结束。

看着儿子要走,母亲知道无望却还是说:“小军,明天不是礼拜六嘛!”

“夜里我值班。”王小军说话闷声闷气。十来岁离开爸爸妈妈回上海的时候，他死活不愿意。等到他18岁爸妈也办回上海以后，他的性情却已经变了。父母也算是尽了心力，无奈小赤佬总是隔了一层。最近这么一闹，关系就更加僵了。

整个上午，他和阿爸谁都没跟谁说一句话。之前跟女朋友打电话，他口气倒那么柔和。做姆妈的想想要光火，想想还是忍了。

心烦意乱地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，王小军回到了现在改县为区的边城。

依照乡俗，除了点香祭祖，冬至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炖上些鸡鸭蹄膀，手边有着的就再撂些黄芪桂圆，晚上家人聚齐了，热热乎乎地吃喝一顿。冬至大如年呢。王小军单身汉，早上跟队长说，今晚就他来吧。刘队看了他一眼，心说小伙子还挺会处事。王小军自己心里却为了一个刻意的躲避，隐隐地有些悲哀。

值班也就是守着那一排电话机，包括一部直通政法委书记的红机子。到后半夜困了，可以拉过小床上那条脏兮兮的被子，囫囵睡上一觉。可是在一年里最漫长的这个夜晚，他注定是无法入眠了。

那年，他们都没有考上大学，以后就在高复班上认识了。第二年董昀进了会计学校，王小军考入了警察学院。两人的关系，应该是定了性的。可就在进入结婚买房的议程时，两人关系中的薄弱环节，骤然暴露出来。谈情说爱和谈婚论嫁，原本就是两回事情。感情是真的，爱情也是真的，可是最后的考验，却是需要量化的。原来觉得够亲密无间、就像是要好得连缝隙都没有了，结果却还有一场对手的牌局。让人沮丧的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王小军面对自己手里的一副臭牌，一筹莫展；又像一个窝囊的溺水者，束手无策。

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，本来和董昀的相识相爱，几乎成为王小军的人生拐点，他身体里的某种戾气，由此驯服了一些，游荡不定的心神，也由此向往安顿。可是现在，一切又都模糊晃荡起来。

心不在焉地坐在电脑前，他忽然有点懊恼。拖延回避终究不是办法，也许他应该把事情，跟董昀干脆讲个明白。

这天的电脑也特别的乏味。只是一条刚刚登录的消息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：12月20日也就是前天，在四川都江堰有一辆奔驰轿车撞倒了一个三岁的男孩，车上下来两个人看了看，然后再上车，将车倒回来，把孩子碾死了。赔一个伤者的一生，不如一次赔一个死的。王小军鼻孔里不由出了一下粗气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桌子上的电话骤然响了。城区的北部，刚刚发生了一起凶杀。王小军一边给刘队报告一边看了一下时间：8点34分。

蓝白两色的警车，拉响警笛闪着警灯冲出公安局的大门，然后毫不客气地撞开原来的车流序列，往北夺路而去。

“普桑”原本在提速、耐用、经济方面都不错，可要不是一辆警车，这会儿它要行走在这段路上，那是有点寒碜的。城市的夜晚，多半由锃亮的名车装点，再说今天又是周末。刚上了广告的最新款克莱斯勒，也已经显摆地开上了街头。在中国江南的这些城市里，

20 来万的丰田、本田，刚刚上得了台面。这里有钱有势的，比较推崇的是凌志，2006 款的，61 万。当然奔驰宝马奥迪别克，也都撑得住台面。这个时候，各个饭店酒家的宴饮纷纷结束，人们酒足饭饱后拥出酒店分头上车，准备转场。

王小军对车子很熟，业务范围。再说他和董昀也想着买车，又对汽车多了些琢磨。他们的预选是非亚特，男女开着都合适，款式性能也不错。关键是价格，9 万多，上个牌照 4 万块，加上购置税，15 万就能上路。可是，琢磨了半天，还是在琢磨。15 万，白花花一堆银子，架上肩膀，也不是玩的。通路子弄个牌照？他也不是没想过，可他一个刚刚入道的小刑警，还嫩，没有这个辈分和本事。

这里是上海北部的一个边城，城市的性格还是有些不同。时尚奢华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们在由中心都会示范并传播开来的时候，边城就在这一点上，有了些许的保护性心理。于是边城对于时尚奢华，就更加地热情高涨。市区的人情世界，有时候会含蓄一点；边城的情形就相反，身价档次不需要掩饰，只在意直率表达。当然这样的性格，也是岁月赋予或者说改变的。原来的中国江南，让亚细亚的农耕文明臻于完善，同时也让这里向来贯穿了勤勉劳作的主题。那时候，民间的财力若是有了盈余，崇尚诗书、考取功名便成为风尚，秀才状元的故事，得以绵延不绝。然后，就是修建庭院，希望荫庇子孙。如今它们若还没有毁坏殆尽或者还没有被用作仓库营房，就会修缮了拿来卖票，作为旅游景点，让人们感慨故人的情怀。当然现在，在借由服装、布料、五金、鞋袜迅速富裕起来以后，读书置业也仍然要紧，可是声色犬马却也是不可耽误的。甚至听说这里的豪客，在澳门赌场，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留下档案的。就好像是一种报复性反弹，生活的热力正在加倍涌流。

普桑车在街头疾驰，前面的店招霓虹，遮蔽了半个天空，五光十色，光影变幻，璀璨夺目，又像浸透了城市的欲念，盈盈欲滴。

这个时候，该是另一批门店场所的老板、侍应生和美貌小姐，打点精神，用着暧昧的笑颜和“欢迎”，迎接推门而入的客人了。金碧辉煌的夜总会，进门就灯光幽幽，迷真迷幻，看不清暗缀红花的地毯是干净还是肮脏。幽暗的 K 房摆开花酒，音响中的打击乐撞击着人的耳膜和心脏，粗鄙率性发泄压力的嘶吼，伴随着鼓掌和调笑。在这里千万不要跟小姐谈人生，让人酸掉大牙。小姐们一边说笑一边用心于开酒，然后计算着其间的提成，最好是 XO 马提尼，两千三千；便宜点的芝华士，780 元，麦德龙只卖 198 元，要是到外高桥桶装瓶灌论箱买，108 元。问题是，除了王小军他们这种和另外的一些“制服”部门，对于一般来客，这里一般提供的还都是来自南边的假酒。来的都是客，过后不思量，谁玩谁呢。别看来客气焰骄横，在小姐们眼里，说不定就跟杀猪赶羊一样。要说这也是劫富济贫，那倒也是一种两厢情愿。这里只有开价，没有忌讳。不过“冰男冰女”除外；来这里“溜冰”、“点炮仗”，弄不好就会进入刑警缉毒组的业务范围，那就是在寻棺材睡了。

富丽堂皇的洗浴场，就更有各式各样的销魂花样了。坊间流传，这种场子一旦被冲到，抓住现行，解决起来就有意思了。你说里边有人，给你时间打电话，很人性化的。都是有身价有面子的人，真想要把事情摆平，就要看具体表现和实际行动了。但是王小军

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,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。当然,刑警讲起来威风,可对付的都是杀人放火,风月场所的事情不属于他们管。

刺耳的警笛一路传开,煞了点街头的风景。此刻的普桑声势不同,它带着一股煞气,逼开所有的靓车,再把那些透过车窗冷似寒风的眼神,飞快地丢在身后。

一辆大奔端着架子四平八稳地在前面走着,没有赶快让路的样子。妈的!牛什么呢?!王小军轰着油门,擦着它身边冲过去,它一个趔趄,歪去一边。其实王小军这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,能在这路面开上奔驰的,自己再加上朋友兄弟的分量,不是一个不知轻重的小警察能够匹敌的。但是算了,谁愿意去招惹一辆出勤的警车呢。

王小军很快进入了城市的北区。路面通畅了许多,民居、路灯和行道树的身影不断掠过。第一时间!不管在警校还是在刑队,这都是主要的训条。抓捕凶手,挽救生命,都系于这点。刘队的电话打到车上,他人也已经在路上了。

路灯下,一辆破自行车不紧不慢地斜穿马路。妈的!聋的还是瞎的呀?!王小军不得不吱吱吱地带住刹车,然后他又放开车贴着自行车的后轮飞驰而过。反光镜里,看见吓了一跳的骑车汉子,指着警车破口大骂。前几天一个同僚,也是这辆车,跟一辆违章的自行车碰了一下,结果一些路人却把警车围了起来。

不需要打探具体方位了,有人正在往前奔跑。也许街沿上的树木灯杆还有拾荒者临时堆在那儿的纸板箱玻璃瓶,挡住了他们的路,他们干脆蹦下路面继续跑。警车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,他们转过紧张兴奋的脸庞,挥手向警车指引方向。

灯光下奔跑的人影越见争先恐后。他们赶往现场,可能会帮着抓捕凶手,当然也会帮着救护伤者,但是令他们如此赶去的,首先肯定不是为了这些。血腥杀戮,在人性的深处,总能唤起某种原始的意趣。王小军碰到过,一个站在楼顶嚷着跳楼的男人最终没有跳下,就像预告的大戏忽然谢幕,下面站着的许多观众当即表示了诸多的不满和抗议。此刻他们也在赶第一时间,如果去得再晚,恐怕就什么也捞不着看了。可是……这事要放在伦敦、纽约、大阪、东京的街头,街上的人是否也会如此闻风而动、撒腿就往那里跑呢?那么,究竟是因为什么呢?是个人融入社会的方式不同,还是个人边界和公共职能的意识不清呢?王小军确实有点想不明白。警校就只管上那些公安学基础理论和治安管理条例了,其实,倒是应该上些诸如看客心态之类的课程的。

到了一个丁字路口,出事的地点就在右拐的小路上。塞满了小路的群众忽然哗啦闪开,随着灯光射出,一辆救护车倒退着驶出——这是一条断头路。救护车到了路口急速转身,大光闪闪过王小军的车窗。错过车身时,警笛由它接过去在夜空里鸣响起来。

警车刚停稳,车窗前忽然出现了六、七张歪转来的有点变异的面孔,大眼瞪小眼,瞅着警车里的王小军。王小军心说:看什么看!有什么好看的!一下车,众人立刻给他让路。“便衣嘛!警服也没穿。”“刑警!懂不懂?又不是站马路的交警!”王小军穿着的是毛领粗条绒的紧身短外衣,董昀给他买的。

小路上很暗,一个穿制服的民警从人群里迎出来,附近派出所的。他不认识这个一头浓发、眼神沉着的年轻刑警。王小军连忙伸过手去,“你好,我是刑侦队的王小军,刚

才是我接的电话。什么情况?”

一个年轻人在这个地方被戳了一刀,凶手跑了。

人群围着的空地上,留下一摊血。王小军蹲下去,打开手电。血迹集中,未遭践踏,只是在身体被搬动时拖开了一些。新铺的沥青地面黑亮平坦,却又布满了细碎的坑隙,殷红活泼的鲜血,正在变得黯淡,慢慢渗入地面。血量在一千西西以上。

王小军站起身,刚刚随他俯下身的众人也哗啦全部直起身来。手电光旋又打在离血迹三米处的一堵墙上,那是几块一人多高的塑料瓦楞板。民警说,这里在翻修路面,今天刚刚拦上。这“墙”一碰就倒,但是它没有倒——这儿没有发生剧烈的打斗。就在王小军转身的时候,刚才随着手电亮光挤过去的人哗啦就把“墙”给碰倒了。

“有现场目击者吗?”

民警说:“有两个同学,不过也没有目击现场。”他们原来在一块吃饭,其中一人发现有人掏人家的手机,就追了出来,等另外一个同学赶到这里,他已经倒在地上。这会儿这个同学已经随救护车去医院了。

现场案发时,只有两个人。

受伤的是一个大学生。

王小军往回走。这一小段马路的一边是铁栅栏,里面影影绰绰的是某家单位的草坪和灌木,另一边是一栋大楼的外墙。凶手原路逃走,要在这路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,需要三五分钟时间。

暗青泛亮的夜空,落下一阵轻风,但是却没有太重的寒意。今年多半会是一个暖冬。去年冬至的时候,江南这一带还下过一场薄雪。那时王小军刚来这儿上班,早上醒来,窗户外屋脊上的一层白雪,让他看了很久。他想起小时候在县城机修厂时,冬天下的那雪,白墙黑瓦的平房,宿舍院子里的井台老槐树、水泥乒乓球桌,全叫白雪裹了个透。王小军喜欢寒冷,喜欢冷风吹得面皮发紧,再吹进头发窝里让头皮发麻的感觉。他喜欢太阳照在白雪上,又在玻璃上耀眼地折射过来,那样一种锐利的冷。回到上海,到了冬天他就特别期待寒冷,期待寒冷带来的那一份沉静。但是就在他们这代人的记忆里,天气是一年一年地变暖了。他想着,满世界都在说着温室效应,地球变暖,还有什么圣婴厄尔尼诺,今年兴许是看着雪了。

新栽的行道树,今年连稻草绳子的冬衣都免了。此刻,它们忽然在夜风里,嗦嗦嗦地响成一片。王小军心里一动。夜光里那些树丫枝叶,像是在对他摇曳示意。这令他有些莫名和恍惚。

二、成 涛

七点钟,他们下机。成涛虽说死伤累累,却终究将郭明亮尽数击毙。出门的时候,已经是天色全黑,街灯齐放了。成涛乐滋滋地看着郭明亮:“怎么样?怎么样?”不服不行。不过,不管输赢成败,游戏机房里,各自买单,这是规矩。

郭明亮还真是不服,他停下脚步:“再来?!”

成涛笑嘻嘻摇摇头：“那不行。”说好的吃饭时间到了。平日大家出来吃饭，都是AA制，劈硬柴，可是今天晚上，郭明亮买单。

李锐扬早已等在网吧门口，“你们也快点呀……中午我就吃了俩馒头！”他从来不去网吧，不是不想，是怕花钱。

郭明亮听他这么说，拉下脸来：“哼！反正只有一百块钱。”

成涛抓住他胳膊，做势要掏他的手机，“钱不够，把手机押着。”

学校后门的这条路，到了这会儿就像一口加火烧开的热锅。灯光闪烁人影憧憧间，火锅店、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、东北人家，甚至印度飞饼，各色小饭馆的热气，正扑腾到路面上。便利超市、电器维修、电脑文具、房屋租赁的招饰灯光，也正使劲招摇。卖圣诞贺卡、卖袜子手套短裤胸罩的摊子，路易·威登的包包，烤红薯的铁桶，摆在人行道上。两个皮帽长袍的西藏同胞，将各色项链挂件还有牛角铺了一地。碟片店的音响，摊贩的吆喝，一个坐在街沿的褴褛乞丐的二胡，闹哄哄混响成一片。行人逛到了慢车道，自行车拐到了快车道，汽车喇叭叫个不停。

一种透彻的世俗景象，每天就这样子展开。这是依附了大学城的兴建，才兴盛起来的街市；机理上，它却是蓬勃嘈杂的老街的翻版。哪里有日子，哪里就会有它们的身影。只要有空间，民生的欲念就会这样切近、通俗、火热地滋生出来。生活的本色欲望，总是持久顽强，最具持续发展的能力。

而大学城呢，正是这些年来新景象。它们在大城市的周边，平地崛起，连绵成片，气势不凡，不再是过去的老旧、沉郁、局促所能比拟。它们校舍簇新，图书馆巍峨壮观，还有新植的大片草坪和移栽的苗木。中国的大学教育，典型地展现出了“做大做强”的时代精神，跨越式地气象一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可是对于成涛他们，三年多的校园生活，还是觉得脚下这条活泼纷乱的马路，比学校图书馆的门道长廊亲切得多。

走进“川味火锅”，人气、香气、热气，一起飘散弥漫。找到空桌子坐下，没容郭明亮多说，成涛抓过菜单和笔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锅底、牛羊肉、冻豆腐、宽粉条等一应选择题给答完了，这都答过N遍了，还不驾轻就熟嘛。啤酒饮料免费，价钱也就一百来块。大学校区周边的消费，粗放点没关系，要紧的是便宜。

本来这个饭局说好是昨天的。直到昨天下午，成涛忽然说要改到今天晚上。今天不是冬至吗？但凡是个节，还不赶着回家，做个父母膝下的乖孩子呀？成涛却说：“你们不是没地方去嘛，我这就是和你们共度佳节，与民同乐。”

郭明亮颇为狐疑地看着成涛，嗤了一声道：“肯定是你爸妈明天有应酬，有地方吃喝去，把你给晾下了。”

成涛一脸着恼、不辨真假：“你这人，怎么这么小人之心呢！”

锅底上来了，骨头酱油汤上漂着京葱干辣椒。这阵火锅店又添了新花样，锅底丢下了一串细枝上的青花椒，正宗四川吃法。锅里漂出的香气，撩拨着人的食欲。李锐扬毫不掩饰地咽起了口水。他加入今晚的饭局，说起来，该是何老师安排的。

昨天下午，成涛回到学校。到了大四这会儿，课基本停了，要操心的是写论文、做实习、找工作。于是除了外地同学，大家就都住回了家里，学校变得有点冷清。大家都在外面八仙过海，心情却似兵荒马乱，见面问的就是：论文做完了吗？工作有戏吗？

成涛从姑妈那里弄来十多张空碟，昨天拿来交给郭明亮，当然这都要计入成本的。然后两人决定去网吧战上几回合，玩过这一次，成涛可能就没有空了。

可怎么会想到，穿过“一教”的时候，偏偏会被正从楼梯上下来的何老师撞上呢。招呼上了没办法，只得跟着去了办公室。何老师把一叠纸字本翻出来，往桌子上一丢：“这篇论文，是你自己写的吗？”

成涛心想，糟了。这是他的毕业论文，《思维的意象——现代传播的美学事证》，“是……我自己写的呀。”

何老师有点着恼：“那好。”她用手囊囊地敲着桌子上的打印文本：“你这里有许多宗白华全集的引文，你说说看，宗白华全集一共有几本？”

成涛头一下子大了，宗白华全集有几本，鬼知道啊！“我……我是做了一点参考……”

何老师嗓门大起来：“参考？你这是抄袭！剽窃！懂不懂？！……还什么文化语境，话语霸权，什么多维度取舍，怎么都是这一套啊！还有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是‘原型性圆形叙事结构’？糊弄谁呀？糊弄你自己吗？！……就是抄，你也抄得像样一点呀，你这么东拉西扯，东拼西凑的，写的是什么东西呀？！”

怎么是东拉西扯、东拼西凑呢？不是说，抄一个人的是抄袭，抄许多人的就是研究了嘛。

“这是毕业论文！你们也敢这么抄？你们以为老师都是傻瓜，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！”

平时在同学堆里，成涛算是个声气粗的，可今天何老师这么一顿海扁，还是让他有点晕头晕脑。这个何老师，也不知哪来的火气，就这么撒了过来。当初交论文，谁会想到偏偏撞在这个有认真名声的更年期老太太的手里呢？开始还心存侥幸呢：何老师就没有自己的事情忙着操心着，就没有自己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要关心，论文一本本堆得那么高，还真的那么认真，认真得过来吗？可是结果还是撞了个正着！这也太叫人郁闷了！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：何老师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让重写，可现在，他哪里还有心思去写什么论文啊！毕业论文，说起来像真的一样，可是有几个人是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啊。这和工作就业有关系吗？和今后的发展进步有关系吗？可是，在这个当口上，又还不能让这个毕业论文，影响了自己的大事。

不过，成涛也没郁闷多久。走出一教的时候，他就有了主意。他放下郭明亮，先去找李锐扬。

邋邋零乱一股臭袜子味的宿舍里，埋头书案的李锐扬一听成涛要他代写论文，立马就把眼睛瞪直了。再过一个月，也就是2007年的1月20日，他要考研究生的！虽说是迫不得已，毕竟也操着一份心的。经过初试、复试，排名前15%的，就能算公费，一年一万的就免啦！接着还要选导师，院长系主任那儿自然是门庭若市，竞争激烈，这一则是

因为他们项目多,有项目就有经费,就是“老板”,学生在老板的指导下做帮手做枪手,多少也能分一勺羹,然后老板又能再以课题去揽项目,良性循环,师生双赢;二则是以后找工作,院长系主任的门生,怎么都优先呀。而像何老师这样的,就门庭冷落了。治学?治学管什么用啊?现在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啦,像李锐扬这样的,3.5以上的绩点,加上六级英语,还不是得歇在就业的这道坎下,只能转战研究生了。

这会儿,李锐扬正温着功课带着操心呢,成涛就搅事来了。

成涛却是有备而来,他立即竖起巴掌拦住李锐扬的话头:“我付稿费!付稿费!一万字,五百块,怎么样?”其实,“教育服务中心”的“代考网”上,除了升级考、职称考之外,也代写各色论文,留有QQ号以便联系,一条龙服务,包过,不过保证退款,价格从五千到一万不等,团购优惠,分阶段付款,信守承诺……可是比较起来,当然它的性价比忒差,还有风险。

李锐扬的眼睛还瞪着,嘴却张在了那里……五百块?

成涛见他发愣,就说:“另付加急费五十块,再加上网费五十块,怎么样?先给你三百,论文通过了,再给三百,怎么样?”

李锐扬的神情,软和了下来。毕竟,他很需要钱。

大学里,几乎每天都想到钱。一年,伙食、住宿,往少了算,怎么也要个八千来块,每天,爹妈就要刨出二十多块钱,花在他身上。李锐扬学习上心,奖学金算不错,二千块,抵去了一些爹妈的辛苦。父母原先都在厂子里,现在,母亲整日趴在那台旧缝纫机上,在菜市场的缝衣铺子里,为人改个裤腿,一块钱,改个腰口,三块钱,接到一批编织袋子的货,一夜没睡赶出来,还乐滋滋地告诉了儿子。父亲守着菜市场外边一个修鞋兼修车的摊子,给人自行车打气,当啷,一个硬片;补个胎,一块钱。可是,大学生的儿子是他们的至高信念。父亲又来信了,叫儿子别吃得太差,也别吃得太好,就是不敢浪费。平时,李锐扬就抠门点,哪回开什么会,撸了俩香蕉俩橘子回来递给室友,就算请了一回客。

张艺谋那时候进大学,还说了知识改变命运——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、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——才多少年啊,就业找工作就把人搞得焦头烂额、张皇失措、六神无主啦,大学生就成了丰收的大白菜,“surplus”,“塞浦路斯”,过剩啦。眼看着找工作没个头绪,自己心烦意乱,父母倒是兴致不减,让他再读研究生。其实别说考研,就是考到美国去,李锐扬也不是没有想过。英语六级,二年级他就过了。可是考个托福,先就得付170美金哪!再说,去了美国,又怎么帮爹妈呢?

考研对他来说,应该不难;做一篇论文,连抄带编加蒙,其实也不是多大的难事,看在六百块钱的份上,就当是温习功课。

说到大白菜,大白菜就上来了。电磁炉上火锅的汤底,眼见从波澜不惊到暗潮汹涌,点的肉菜却还没送上来。成涛叫起来:“老板娘!牛肉怎么还没上来呀!”

半老徐娘不停来回照应的老板娘连忙答应:“来了来了!”这两年的大学生,上火长脾气,一个个斗鸡一样。

鲜红的薄片牛肉卷放入深红的沸汤里,立时就成了钥匙大小的茶褐色絮片。带着

牛肉快熟的腴嫩鲜美，挂着辣汁香气，再蘸上麻油蒜泥沙茶酱海鲜酱，然后放进嘴里，快乐的呻吟就从胃里无声地呵出。待将牛肉吃完，再把白菜粉条冻豆腐下到汤锅了，那时候你就知道，什么是人间至味了。这火锅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由中国的苦力阶层发明，不过它却真的是体现了中国平民的美食智慧。

一口吃过，郭明亮干脆端起一盘牛肉，全部倒入锅里。这么做，坏处是得又等一会儿，好处是等一会就可以吃得畅快。在这工夫，成涛灌下半杯啤酒，又挺不耐烦地接了父亲一个电话，只听他用上海话说着：“噢哟！你当我戆徒啊！”让郭明亮和李锐扬觉得有点好玩，然后他们学着舌，又语音不整地指着成涛：“戆徒！戆徒！”

火锅店的气氛很热烈，一桌女孩子那里，不断发出喧嚷和爆笑，旁若无人，肆无忌惮。私人与公共边界不清，也是这类现代女性的秉性；“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”，现在很流行。

今晚这趟火锅，是成涛和郭明亮的君子协定之一。十来天前，郭明亮问成涛有没有刻录机，说要刻录文件。成涛说那没有。郭明亮这才吞吞吐吐说，想从网上下载正大红大紫的《越狱》和《迷失》。成涛这就明白这就笑了，不过他家里确实没有刻录机，可姑妈一定有办法，只要是成涛说的事，姑妈怎么都会去办的。郭明亮也就知道，不管怎么说，成涛总是会帮忙的。然后两人就说好合伙，成涛负责提供器具，郭明亮负责刻录，然后在学校告示栏里就会出现一张告示：“现有《越狱》和《迷失》出售，需要者请打电话……”当然成涛的几套，就是免费的。可是成涛又说这是个“南京条约”，有涉“丧权辱国”，于是再外加撮一顿。

昨天下午，成涛找到郭明亮说吃饭改期的时候，又说要带上李锐扬。郭明亮一下子急了，你当我大老板慈善家呀？成涛又连忙拦住他的话头：“吃火锅，怎么样？”两人点菜吃饭和三人吃火锅，花费差不多，郭明亮也就不声响了。

第一盘牛肉几筷子吃完，吃出一头热汗。成涛再对李锐扬叮咛道：“一个星期哟。”

李锐扬也喝了半杯啤酒，“……这些老师，论文订得那么死，我们找不到工作，他们谁问过？！”

又一盘牛肉下锅，郭明亮说：“那天我在街边看碟，卖碟的问我是不是应届的，我说是啊，他说他是02届的。我不信，他指着街边一个卖茶叶蛋的说，那个还是他的学兄呢。我听了腿一软，差点没栽个跟头！”

成涛笑起来，指着他说：“编的吧？过度虚构！”

李锐扬道：“北大牛吧，有卖猪肉的，清华牛吧，有卖糖葫芦的，我们学校也算牛吧，也有卖茶叶蛋的。”他倒像是看得开，“要我说，导购，保安，我都愿意干，先找上工作再说。”

郭明亮继续说：“还好我不姓裴也不姓熊，知道不知道，现在的招聘单位，一看姓这个的，材料看都不看就往废纸篓里扔。”

李锐扬懊丧地道：“那我也不姓裴不姓熊啊，材料海投一通，找工作吃奶的劲都用上了，白忙。专家还在报纸上说我们眼高手低。”

成涛这时候,没有接着这个话题大发牢骚,因为他的情况有所区别。可是他的事情也还是悬在半空,心里也还是没有个底。至少,眼前还横着一个“面试”,那就是以灰孙子的姿态,舌战群儒,然后等待过关或者是打击。对于找工作,成涛也没少着急上火,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,心里还顶着一个隐痛。

郭明亮说:“刚进招聘会,还是人才;一小时后,也就是个凡人;再过一小时,就什么都不是了,就该一起往废纸篓里扔了。”每次挤爆头的招聘会,好不容易把简历递了,一些招聘单位都不把它们带回去,直接扔在了招聘会现场。

每次参加招聘会,李锐扬最想问的就是工资,可最不敢问的也是工资。“零工资就业”,是2006年的混蛋发明。最后劳动保障部门出来说话,表示“零工资就业”属于违法,用人单位不能以任何方式选用或接受劳动者从事无报酬工作。

眼看牛肉又快熟了,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,成涛要去脱他的平绒外套,又偏偏要将它搭在椅背上。就在侧转身子的这么一瞬间,他蓦然看见一个半大孩子从那边一件挂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里,掏出一个手机!……“小偷!”成涛脱口而出,下意识地绷直了身体。刹那的惊愕以后,小偷向店门口窜逃出去!这时失主才惊叫起来——这是一个看上去清纯美丽成涛他们多半会给打个高分的女孩……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,成涛已经向门口追出去了!

冲出火锅店的时候,一个小痞子用肩膀横撞过来,可是成涛人高马大的,只被撞了个趔趄没被撞倒。小偷虽已穿过杂乱的街市,却还在他的视线之内。成涛心头火起,飞步追赶!

小偷很快蹿入一条支路,成涛在后面紧追不放!成涛知道,这条支路挺长,两边没啥暗巷,跑到头就是大学城区的一条干道,灯火通明,看你往哪跑!

贼还就是跑得个贼快。成涛是年级篮球队的,长胳膊长腿,跑到干道的时候还是喘了上来。那个小偷还在死命往前跑,成涛开始有点动摇。

小偷又倏地拐入一条黑黢黢的支路,成涛由着惯性放慢步伐跑过去,准备放弃。可就在这时,他发现小路上的挡板把小偷挡住了!这也真是个笨贼,他只要推倒塑料挡板,成涛就没戏了。

成涛喘着粗气跑过去,一边歪着脑袋一边指着小偷: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小偷也在呼哧呼哧大喘气,幽暗中的眼睛就像是一只惊恐的猫。小偷是个男孩,头发蓬起,眉眼脸颊间,却还透着些秀气。他怯怯地伸过手来,手上拿着那个小手机……

成涛没有接手机。到了这个份上,他可不能接下手机就算了。他痛恨小偷,大学几年,他就被偷了两辆自行车,有的同学比他还惨!他吼道:“你……跟我去派出所!”

小偷猫样的眼睛看着他,不动弹。成涛大咧咧向他走过去。小偷一边喘还一边嘟囔:“我……我……插了你……”

成涛一愣,小子人不大,口气倒不小,成涛一把就能把他拎起来……

可就在这时,小偷突然一手向他的肚子突袭过来。

陡然彻骨疼痛,像寒冰瞬时透过全身,成涛一下佝偻下身子。小偷从身边蹿过

去，成涛一把没有抓住，自己就摔倒了。先只是腿一软，然后是整个身体的失控。

……倒下的时候，好像很慢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了树叶后面幽深的天穹……然后，他好像听见那里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……然后他朝着天空呆呆地、可怜兮兮地张开了一点他的嘴巴。

……再然后，这一切，包括疼痛，都慢慢淡去，远去，而那些抖动的枝叶和幽青色的天幕，却温柔地拂盖下来……

……然而他却穿过了它们；慢慢地悬空飘升之际，他俯视了一下在夜光中那个静静蜷卧在地的躯体……

三、杜 全

通明无余时常跑着汽车的大路上，杜全舍了命地狂奔。虽说城里没有土坷垃硌脚，可胸口堵起的石板却压得他喘不上气来。总算，远远看到了那条黢黑的小路。

刚到城里的时候，到了晚间，头顶上到处有光亮泻下，昏昏晃晃都明晃晃的，这让杜全老觉得有些眩晕飘忽，跟在梦里一样。可这个晚上，这躲不开的光亮，却在他心里头晃荡起黑沉沉的恐惧。他急着要找一个黑透的去处，然后一头扎进去。

先前，杜全斜着身子趑进一条小路，喘得呛起来，然后一路跌跌撞撞、踉踉跄跄，终于闭着眼靠上了一堵水泥墙，最后软软地跌倒在墙根的枯叶纸片和垃圾里。心跳得要从腔子里蹦出来，魂魄也离了窍。在老家，有时候在外边野得晚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他也没这么慌张过。

半迷半醒地不知过了多会儿，身边忽然唱起曲儿来！杜全一惊，这才发现手里紧紧地攥着个东西，呃！是那个被手攥得汗渍渍的小手机，一边唱一边一闪一闪地亮着！杜全一骨碌坐起来，看着那手机不敢动弹。它唱了会儿，就不唱也不闪了。杜全眼前一亮，一些事情一缕一缕串回脑门里，可还是有点晕乎乎……菜皮和猴子走过来，不，是坐在街头的花坛沿子上，尖嘴猴腮的猴子瞪着他说：“去抢啊！喏！”递过来一把刀子，短短的，也不利。有了些小胡子的菜皮说：“能抢到多少？说不定还不够吃顿拉面的！”猴子说：“那去搞车呀！”反正，这是杜全欠下他们的。

杜全坐着，呆呆看着夜色里还在晶莹着的手机，和它的小绒狗坠子，心头不由轻快了一阵。还了菜皮他们的，他就可以去那家拉面馆打工了。可是，他忽然一哆嗦，就张口结舌地僵住了。他记起，他把一个人给捅了……就在刚才！这不就是杀人了么！他杜全，把个人给杀啦？！一阵颤抖，从内里电似的传到全身。

这是怎么的呢……他看见自己随菜皮走进了火锅店，猴子悄悄指给他看，椅背上挂着件衣服，口袋坠坠的。在老家，偷鸡摸狗的事也没少干，到了城里，跟上菜皮猴子，又有了历练。可这会出手，还是心抖抖的。没等他磨蹭，猴子迎着托了一大盘生肉生菜的伙计过去，差点儿撞上，就在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他已经凑前摸到了那口袋里的硬物……可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声喊——“小偷”！脑子就轰地炸了……

他记起，他撒腿跑出了火锅店，可要命的是，菜皮和猴子都不知跑哪儿去了！这下